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東度記
第六十三回 石克辱討飯乞兒 嘍囉報冤家債主

道士乃說出幾句詞話，他道：我玄門，豈輕說，輕說天機便漏泄。

你今要我玄門，我這門中無生滅。
第一不貪世上財，第二不戀人間色。
財色冤愆結禍殃，生死輪回無了劫。
要識五行顛倒顛，深知八卦坎離訣。
築基煉己心性降，姪女嬰兒丹鼎結。
上藥三品神氣精，得完一旦朝金闕。
誰說玄門容易投，不是神仙做不得。

道士說罷，捕竊說：「玄門難做，陶情老兄攜帶我小子遊方，另尋個生理做罷。」陶情笑道：「我們遨遊四方，到如今無處容身，如何帶得你？」捕竊說：「也不曾請問恩兄三位高姓大名，為何遨遊四方沒個容身之處？」陶情道：「我等無他巧藝，只會造成春夏秋冬，引惹東西南北，可恨身無資本，哪計經營。實不瞞說，我這終日昏、百年渾，也只因幫隨著兩個酷好的傷了殘生，走到此處，要想再幫隨兩個，卻聞知東度僧人專一演化酷好的，破了他生意，因此想法兒攔阻。不意我等想法兒弄人，倒被法兒自弄。偏生不得湊巧，向來怕的是出家僧道，義氣不相合，道師猶可，只有禪師拒人千里太甚。如今我想，倒不如皈依了釋門，求個出路。若問我姓名，這道師知道。」僧人道：「汝等不必多談，好歹隨我同道兄，到海潮庵求高僧度化罷。」捕竊乃辭別老嫗，隨僧遠出。這老嫗哭將起來，說道：「姪兒，你出家固是好事，也要心無罣礙，積些功德。你便削髮除煩惱，丟的老不老。無倚又無依，陰功反害了。」捕竊道：「姑娘你耐心，我去了就回。」老嫗道：「出家比不得做客。做客的，身在異鄉，心掛家裡；出家的，要心無罣礙，一任東西，還想什麼回來。我也罷了，不過是你家出嫁的姑娘。還有一等，拋了父母、妻子、弟兄、朋友出家的，朋友、弟兄各有產業營生，拋棄猶可；若是父母、妻兒，倚靠何人？你卻出家，那佛爺爺有靈，也不忍孤苦的想念！」這老嫗哭啼說著，只見僧、道二人齊齊開口說道：「老嫗，你說的雖是，哪知生死所關，無常最大。出家人為了生死，哪裡顧得別人！」老嫗又說道：「你便為自己出家，這忍心拋了別人，卻不損了陰騭。我聞出家，陰騭乃第二要緊。古語說得好：『三千功滿，八百行完，方能成佛作祖。』我如今也不攔阻你，只是早去早回，免人思念。」捕竊聽了這話，一則是道心不堅，二則善根不實，被老嫗長長短短，乃向道士、僧人說道：「二位師父與陶兄三位前行，我小子打點了安家，隨後來罷。」僧人笑了一笑，與道士一直大路前行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副師弟兄三位，輪流上殿，講明經義，開度愚蒙。只見把來思跪拜殿前，說道：「我小子仗道力慈悲，尋著老母來了，只是懇求超度，可有什麼作過惡孽？」副師道：「善哉，善哉。大道能完，橫惡自免，無復惡報矣。」來思方才拜謝。只見座間一個隨喜善信問道：「師父，你說大道能完，卻是什麼大道？」副師道：「這一位把善信孝遇其母，免了他一種惡報。」那善信道：「如師父之言，怎麼我鄉村有一個富良，名叫石克。此人壯年也失了雙親，不憚千里，經歷了兩載，果也尋得父母回家。後來雙親棄世，凡遇著四時八節，祭祀蒸嘗，再無遺缺，或遇著往來遊方僧人，便請在家，誦經禮懺，超度父母，雖說趁風使船，只吃他碗素齋，沒甚大錢鈔佈施，卻也難得這一點孝意。這石克只因存了這點心，鄉黨宗族，哪個不稱贊他孝。他既孝，便是能完大道，怎麼不能免一種惡報？」副師便問道：「此人既能追遠，為何有甚惡報？」善信道：「說起話長。這石克家頗富饒，只因秋收甚熟，佃戶供送糧食，盈倉滿囤。內有一個佃戶，差了租糧二升，他千奴萬畜，罵不絕口。那佃戶無知，也回答了他兩句惡語，家僕便要打，石克隨即喝住道：『無知愚人，知甚尊卑大小。只因我以富勢辱他，他隱忍不過，動了愚蠢之性，回我兩句。我有容人之量，何必計較爭打。』鄉村莫不誇他大量。又有一宗好處：粗布衣，常穿不洗；淡齋飯，每食不嫌。杯肴人家易請，遠路獨自徒行。村人哪個不稱他節儉。且是財帛交人，分文不苟；田租帳目，升合都清。裡中大家小戶，哪個不說他公道。卻為何一件奇禍，送了他的性命？」副師道：「什麼奇禍？」善信乃笑道：「石克也是一時遷怒不是。只因算佃戶二升之租，痛罵不止。忽有一個乞兒在旁，乞他一合之谷，不知石克正在那發怒之時，大喝道：『看你堂堂一個漢子，不去執鋤負擔，尋個道路營生，卻腆著羞臉討飯，乞人半合之糧。』那乞兒不去，只要討谷，石克便把罵佃戶的惡言，將乞兒罵一頓。這乞兒看了他一眼，怒色去了。豈知事已過了十餘年，石克貪心不足，裏了百金，千里之外，經商覓利。路過一處地方，石克正行之際，只見一座高山在前。他看那山中景致，忽然高頂上走下三四個嘍囉來，把石克拿住，繩拴索綁上山，盡把他的行李金帛搶擄一空，仍要害他性命。只見嘍囉綁了石克到山上，卻有一個強人，坐在虎皮交椅上，問嘍囉：『有了金寶麼？』嘍囉答道：『有了。』強人道：『得人錢財與人消災。放了他去罷。』三四個嘍囉聽說，即解了繩索，放了石克，叫：『漢子好好去罷。』石克得了生命，只該走去罷休，誰叫他戀戀不捨金帛，回頭幾次看那行李，復走到強人前，乞求賞他行囊中被臥。他道：『大王爺，金寶雖說是小人筋骨眼裡掙出來的，平常不捨得穿，怎捨得吃，積聚到今，不料被大王收去，氣也沒用，惱也沒乾，只當舍了乞兒。只是被臥行李，走長路，店家見你沒有行李，便不容留。』強人問道：『因何店家見沒有行李便不留？』石克也是為財帛，失了心昏，真是倒運，說道：『店家不留，說是做盜賊的歹人，方才沒行李。』只這一句話，那強人便惱怒起來，叫嘍囉掌石克的嘴。這強人總是得了金寶，寬放他好意。卻不想那嘍囉中，一個古古怪怪模樣漢子，聽了石克說的，只當舍了乞兒，他便提動心間事，走近石克前，估上估下，看了一回，乃問道：『客人，你家住哪裡？』石克便說出家住之處。只見那嘍囉又復相道：『是了，是了。大恩人因何到此？』石克不知，只道是真個有恩到他的故人，便把實言為商的話說出來。那嘍囉又問：『如何不在家耕田種地，討些自在糧食，卻出外經商，做這刀尖上生理？便是做這生理，出外為商，也要寬和得眾，結納善良，遇著冤家債主須當奉承幾句美言，卻為何向我寨主說那惡言？你如今想起當年前一合之糧不捨，辱罵乞兒麼？此恨不為別的，只說一個佃戶，一年兩季受百千辛苦與你耕耘，你坐享其勞，雖然是你資本，田土也虧他出力。縱你富貴，也該把他當個主客，相愛相敬，為何千奴萬畜，罵得他立身無地，這也可恨。就是那乞兒，可憐他資生無策，饑寒所迫，或聾或瞽殘疾貧人，有谷與他半合，有鈔濟他分文，也是陰騭積在自己。你既不捨，還要呼叱辱罵。想那乞兒，當時困辱，不能報你，這恨便在九泉，也不饒你。你今日若記不得，我卻認的。』嘍囉說罷，恐怕強人放他，乃向強人說道：『這個人是我恩主，請容他下山，嘍囉屋內，待他一飯。』強人依言，乃容嘍囉同石克下得山來，到得一個草屋之內。那嘍囉果然拿些酒肴來，一面擺著，一面把大門關了，說道：石克，你今記得，說我『堂堂一個漢子，腆著羞臉討飯』麼？人生在世，誰不願做個富貴豪傑，只為時運不遇，遭際不良，做此乞食。你若憐孤恤寡，愛老哀貧，肯捨一文半合，便厚人幾句，人有不愛蹴爾而與，嗟來而食的，尚不肯卑污苟賤，況有俠氣，沒奈何甘為求乞，如齊人不愧乞食，管仲寧受檻車，這樣人肯容你凌辱乎！我記恨汝仇，十餘年矣，今日天賜相報，你可盡度前杯酌，讓我也快一個心胸，出了那昔日仇氣。石克聽了此話，骨解筋酥，慌張失錯，泣跪在地，念了一聲：『救苦救難！只求饒個活命回家，可憐妻兒老小懸望。』嘍囉道：『誰叫當年倚恃財富，今日自送上門。』可憐講那嘍囉不過，求饒半句不聽，一旦被嘍囉刺了不存。這不是『前能完大道，後卻受災殃』？師父，你道這是或然之數，還是不必然之理？」副師道：「依小僧看來，乃是見在因果，生前報應。石克鄙吝，自招狹隘所致。」善信道：「師父，怎見得？」副師道：「小僧也不明。看我祖師可曾出靜，善信當去問明。」

這人正要起身到靜室拜謁祖師，只見座間一個僧人看著副師說道：「這位善信說石克事跡雖詳，卻有一件未盡知道，我僧欲說，且待他拜謁了祖師，看師意何發，當再明說。」當下善信進入靜室，只見祖師正才出靜，這人拜禮師前，把石克的一番事，從

頭一一又說了一番。祖師閉目微笑，頃又大睜雙目，說道：

生前不捨養，死後祭空齋。

忍辱寧甘薄，總貪無義財。

這人聽了拜謝，出得靜室，到了殿上，把四句念與副師及眾在座善信等聽。那僧人方才說出石克被嘍囉殺害後一段情節。他道：「善信，你這一番話從哪裡來？」善信道：「有人自外鄉傳來。」僧人道：「傳之者前句不假，後卻未知。這嘍囉果然把石克邀入草屋，將酒食款待，執過刀斧，正欲加害，忽然一個長老往草屋前過，只見一個老婆子，手提著一尾魚籃，叫聲：『長老，快去那草屋內，救一無辜被害。』長老聽得，方要問婆婆何人何事被何害。那婆子道：『不暇細講，遲了無益。』指著草屋，叫長老打門而入。長老遲疑，那婆子忽然不見，長老方才推開大門，打開二門，只見石克見了長老，叫：『師父救人！』那嘍囉手軟氣促，不能舉刀，卻被長老將戒尺抵住，救了石克。長老細看石克，卻是往日過其家誦唸經文，受石克齋供，與他追薦亡靈的施主，乃再三求嘍囉釋放。嘍囉說道：『長老，你縱救他這一時，卻也難保他過此山。』長老道：『我自有法。』乃扯著石克往草屋外走。嘍囉一人難敵長老，只得放了石克，卻飛奔上山。長老乃向石克道：『嘍囉上山，必喚了同伙強人，我一人怎救？』石克慌懼，跪在地埃，口口只叫：『師父救命！』長老想了個法兒，道：『除非剃了你頭髮，只說是我徒弟。聞山上強人叫做名寬，有願不劫僧人，嘍囉料然不敢。只是沒有剃刀，你發如何得剃？』正說間，只見那婆婆從山前走來，手裡不提魚籃，卻拿著一頂布道巾，說道是魚換來的，看著長老說道：『此山非僧道難過。除非這位客人包這項道巾，說是你隨身行者道人，自然過去。』石克只要救命，忙忙接過來，戴在頭上，口裡卻又念了一聲：『救苦菩薩。』婆婆道：『也只因你進嘍囉門，見了刀斧，稱贊這一聲，動了人慈悲，故有此救。』說罷往山下飛星去了。道巾正才包上，只見嘍囉同著幾個洵淘下山而來，見長老同著一個道人，他便神差鬼使，眼裡不認得石克，只叫：『師父，你救了那客人，放他走到哪路去了？』長老道：『往山南去了。』嘍囉道：『我只問你要人。』卻來扯長老。那伙眾說道：『甚麼要緊，費工夫惹和尚。』便扯了他去。寨主也要看僧面釋放，眾嘍囉一齊扯去了。長老方才救了石克回家。」那善信道：「據師父說，石克不曾遇害，得了長老救回，如今多少時了？」僧人道：「三兩日間。」善信道：「師父你如何知道？」僧人笑道：「那長老即是小僧，小僧親見這段冤愆。果也是這石克，他母在日，不捨孝養，雙親死後，空修齋設醮。明明忍厚，暗暗損財，都是心地不明，幾乎喪命。」副師聽了道：「善信如今當勸他：『積金不如積德，克眾不如濟人。』善信笑道：『小子往常也曾把這樣言語勸他。他說得好：』我石克生來秉性儉嗇，喜的是克眾，怕的是濟人，寧嗇殺了不怨。」

在堂眾人聽了，也有笑的，也有點頭的。那笑的何意？他笑的是石克辛苦聚得錢鈔，鄙吝不捨分文，一旦遠送與嘍囉，還受他一場嘔氣。早知道半合之糧果報，便舍乞兒升斗，也免這幾乎傷命。那點頭的何意？他說道：「石克儉約成家，雖一時受了嘍囉之辱，卻免了平日求人之苦。俗語說得好：『勤儉免求人。』幾曾見儉嗇的向人借貸？多是奢侈的，蕩了家私，開口告人之難。何不學那儉嗇的，自家省約。」這兩樣人裁懷在腹，故此一笑一歎，卻不知高僧見貌知情。只見副師坐在法座上說道：「太奢招損，太儉招尤。」卻是何說，下回自曉。